

# 国色生香

(全 2 册)

Guo Se  
Sheng Xiang



下

著 笑  
佳 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生香 国色

著 笑佳人

下

(全2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色生香：全2册 / 笑佳人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94-3110-3

I. ①国…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160号

书 名	国色生香：全2册
著 者	笑佳人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
文字编辑	李璐君 林乐蓓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660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110-3
定 价	7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奇子风波 001

第十二章 皇叔之祸 018

第十三章 郭骧的选择 048

第十四章 寿王怒斥端慧 066

第十五章 楚王被贬 087

第十六章 北伐幽州 114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郭駢之死 139

第十八章 蜀地乱，郭駢归来 163

第十九章 我只求再也遇不见你 192

第二十章 若有违背，叫我万箭穿心 230

第二十一章 吾见安安，犹见牡丹 256

番外 前生缘 290

## 第十一章 奇子风波

宣德帝战败的消息传进京之前，宋嘉宁正在过她的十八岁生日。不喜应酬的赵恒，特许他的小王妃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来王府观礼。宋嘉宁在生辰那日开心地款待娘家人。热闹了一日，宋嘉宁有些乏了，送走客人后躺在床上睡觉，睡到黄昏才醒。

“夫人，这是您睡着的时候，有个自称是您故交的人送来的一个木匣子，交给侍卫便走了，没有留下姓名。”等宋嘉宁更衣打扮完了，双儿才端了一方紫檀木木匣走到她面前，一边打开匣子一边奇怪地道。

故交？宋嘉宁疑惑地看向匣子。

匣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支牡丹花发簪，牡丹花是用整块绯玉雕刻而成，花瓣纹理细腻，簪身以赤金打造，金灿耀眼，花瓣与底下赤金叶上一共镶嵌了四颗鸽子血红宝石。宋嘉宁看着那四颗足以让任何女人动容的红宝石，皱起了眉。

就在宋嘉宁失神的时候，院子里忽然传来一声“王爷”。

王妃生辰，赵恒特意提前回府，刚下马车，就从侍卫口中得知，今日有人送了他的小王妃一份礼。

“查。”赵恒淡淡道。

侍卫当时就查了，最终发现送礼的人原来是个乞丐，被旁人支使来送礼，至于支使的人长什么模样、住在哪里，那乞丐一概不知，线索彻底断了。

赵恒目光微沉，换过衣袍立即去了后院。

宋嘉宁出去迎接：“王爷来得正好，今儿个有人自称是我故交送了一份礼来，可我根本没有能送这种簪子的故交……”

赵恒盯着她，眼中晦暗不明。

宋嘉宁一脸茫然。

赵恒清楚她的脾性很单纯质朴，现在宋嘉宁又主动交代，赵恒便不再怀疑她，低头看向双儿手中的匣子。牡丹花发簪华贵精致，随便一颗红宝石都价值连城，送礼之

人必是大富大贵者。这一瞬间，赵恒脑海接连闪过几道人影，全是见过她真容的男人，最终只剩下一个郭骁。

赵恒没有证据，但他有理由怀疑，郭骁之前三番两次地陷害她，甚至还想毁她名节，这些小动作要么出自继兄对继妹的厌恶，要么就是出自一个男人对绝色美人的占有欲。现在牡丹花的簪子一出现，若真是郭骁所为，那郭骁对她的心思便昭然若揭。

“喜欢吗？”赵恒问她，声音平静。

宋嘉宁皱眉道：“簪子虽好，但来历不明之物，我不想要。”

赵恒闻言，吩咐双儿道：“毁了。”说完走到书桌前坐下。

宋嘉宁看得出他现在很不高兴，一边为他倒茶一边道：“王爷，对方藏头缩尾送我簪子，被人传出去容易遭人闲话，咱们还是派人查吧？”

赵恒看着面前的茶水，脸上的冷意更明显了。

他查过了，空有怀疑的人，却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又如何，关系到她的名节，他真的追究下去，最终受连累的还是她。父皇本就不喜她，赵恒不能再让外面传出任何不利于她的流言蜚语。郭伯言那里他警告了一次，郭伯言也出手教训儿子了，只是郭骁他……

赵恒眼底浮现一丝戾气。

宋嘉宁第一次见到这样阴沉的王爷，吓得她噤若寒蝉，浑身僵硬地站在旁边。赵恒回神，看到她这副害怕小心的模样，想想今日是她生辰的好日子，便暂且压下那股戾气，笑着朝她伸手。

他这一笑，犹如寒冬腊月突然变成三月暖春，宋嘉宁心不慌了腿不僵了，愣愣地将手交给他。赵恒将人抱到腿上坐着，袖子一抖，手中便多了个狭长的首饰匣。

宋嘉宁惊喜地捂住嘴，这是王爷送她的生辰礼吗？

她光看见匣子就高兴成这样，仿佛他送个光秃秃的匣子也比那人送的发簪更让她满足，赵恒心底的郁气突然烟消云散，用眼神示意她将礼物取出来。宋嘉宁兴奋地点点头，打开盖儿，就见里面摆着一支赤金打造的风簪。簪头的装饰是祥云，云中藏着一颗红宝石，祥云之上立着一只赤金凤凰，凤凰口中衔着一颗红宝石，眼睛也是红宝石做的。这支发簪无论价格、雕工还是寓意，都远远胜过那支牡丹花发簪。

宋嘉宁看入了神。

“喜欢吗？”赵恒圈着她的腰，问道。

宋嘉宁点头，取出簪子，情不自禁地摸了下。

赵恒也很喜欢她满足的模样，喜欢他的王妃心里只有他，低声道：“戴上。”

宋嘉宁被他唤醒了，看他一眼，大着胆子将发簪递给他，娇娇地道：“王爷帮我。”

赵恒淡笑，抬起手慢慢地将簪子插到她乌黑浓密的发髻中。

宋嘉宁微微低头，小手攥着他腰间的玉佩，细声细气地问：“好看吗？”

“倾国倾城。”赵恒抬起她的下巴，直接朝那红唇吻去。

六月，宋嘉宁生辰刚过不久，北面便传来了宣德帝战败的消息。

与辽国这一战，是大周主动挑衅，现在战败了，辽国必然不会轻易罢休。宣德帝料到辽国会反攻，一直在涿州逗留到七月，安排好防御事宜，这才提前回京。皇上归京，皇叔秦王、二皇子睿王、三皇子寿王与四皇子恭王带领百官出城相迎，但銮驾不曾停留，直接进了城门。谁都知道宣德帝此时正不痛快，朝廷内众臣子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唯恐触怒帝王。

七月底，睿王妃生了个女儿，宣德帝得到消息，脸更臭了。

八月中旬，辽国果然发兵攻打大周，郭伯言与韩达联手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两人带兵震退辽军，迫其暂且不敢再犯，宣德帝这才收起冷脸，终于在早朝上露出了笑容。帝王笑了，也就意味着文武百官可以喘口气了。

战事告一段落，八月底郭伯言率领禁军回京，枢密使曹瑜上书，奏请皇上犒赏伐晋、抗击辽国的有功将士，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三次战事不能混为一谈。

宣德帝扣下所有要他犒赏三军的奏疏，概不回应。曹瑜没办法，只得去请武安郡王这个皇帝侄子去宣德帝面前为将士们求情。他不找楚王，因为楚王并未参与伐晋一战，没有立场说话。武安郡王也是武将，素来爱惜手下的士兵，听完曹瑜一席话，立即进宫去了。

“皇上，朝廷发兵例来论功行赏，四月里将士们伐晋有功，朝廷再不犒赏，恐怕三军会有怨言，军心不稳啊。”武安郡王诚恳地道。

宣德帝低头批阅奏折，连续批了三封，才慢慢地抬头看了对面的侄子一眼，讽刺地笑道：“这无须着急，等你做了皇上，由你来赏也不迟。”

武安郡王听了，当场涨红了脸，迎着皇上阴狠的目光，武安郡王顿时想明白了一件事。原来叔父早就知道当日混乱中姚松、吕云要拥护他登基的事情了，可叔父竟然憋了整整三个月，一直憋到今日，才找到机会发泄了出来——他的叔父，猜忌了他三个月。

关乎皇位，他便是再长一百张嘴，怕是也洗不清在叔父心中他要篡位的嫌疑了。

武安郡王没有一百张嘴，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朝宣德帝行个礼，转身往外走。他走到半路，突然低头，猛地朝一侧的大殿柱子撞去！他不会说，但他会做，他死了，叔父就信他了，反正他不死，被叔父猜忌，全家上下也没有好日子过。



变故陡生，宣德帝迅速起身，与大太监王恩飞速赶到侄子身边，就见武安郡王额头血流如注，睁着一双眼睛瞪着宣德帝，他的嘴唇颤动，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最终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脑袋一歪，去了。宣德帝大惊大恸，扑在侄子身上哭号起来，悔恨交加。他只是心中不快，一时脱口而出，侄儿怎么就……

一侧，王恩偷偷瞄眼宣德帝，瞬间又垂下眼帘。

武安郡王为证清白，自尽而死，宣德帝追封其为魏王，厚葬皇陵，事后贬了并州节度使姚松、冀州节度使吕云的官职，算是将武安郡王的死归咎在了这二人身上，然后终于将伐晋将士们应得的犒赏发了下去。

关于武安郡王的死，朝臣们不敢说什么，但武安郡王乃大周开国皇帝唯一还活着的儿子，如今因为帝位的事一头撞死在崇政殿，撞死在他的叔父宣德帝面前，百姓怎么可能不议论？非但如此，连当初宣德帝登基时只有高祖口谕，并无传位诏书这笔旧账都翻出来了。

便是皇上也难逃悠悠之口，臣子妄言帝王可被贬官降职，可百姓们妄言，他根本管不了。宣德帝只能佯装不知情，然而嘴角的火泡却骗不了人，太医院连忙开了消火的方子，御膳房换着花样送上清淡的膳食，而才松口气不久的文武百官，再次提起心来。

九月下旬，武安郡王入土为安。送葬回来，楚王跟着弟弟回了寿王府。

寿王知道兄长有话说，请兄长到湖上泛舟，一艘敞篷小船，没用人伺候，只兄弟两人坐在上面。楚王划了会儿船桨，等小船离湖岸远了，将船桨丢到一旁，提着酒坛坐到弟弟对面，打开坛子，哥儿俩一人倒了一樽。

“这一樽酒，我敬大哥。”举起酒樽，楚王对弟弟道。他口中的大哥，正是年长他几岁的武安郡王。

赵恒端起酒樽，然后把手伸到船舷外，将酒水洒进湖中。

祭奠完武安郡王，楚王便不管弟弟，自斟自饮。一个人一口气喝了半坛酒，楚王突然将小小的酒樽掷到湖中，抱起酒坛就要往嘴里灌。

“大哥。”赵恒及时攥住酒坛另一边，低声制止。

已经当了父亲的楚王看着弟弟，眼里忽地涌出了泪，哽咽着道：“大哥才二十八，攻打涿州，我与他并肩作战，父皇叫我守涿州，大哥前去幽州之前，答应打下幽州便送一坛美酒给我……没死在战场，却死在了……”

听出兄长在怪父皇，赵恒郑重劝道：“帝王难当，父皇重你，大哥，切勿生怨。”虽然堂兄之死令人同情，但父皇向来最偏爱兄长，赵恒不希望兄长怨恨父皇，因为旁人导致亲父子失和。一个是死去的堂兄，一个是活着的兄长，赵恒自然要为兄长考虑。

楚王一声不吭，也不知有没有听进去。

赵恒还想再开解他两句，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大喊，兄弟俩同时望过去，看不清人影，只听等在岸边的小太监喊道：“大殿下，大殿下，您快回去吧，王妃要生了！”重复的字眼，生怕他家王爷听不见似的，连续喊了好几遍。

媳妇要生了？闻听此言，楚王眼睛一亮嘴一咧，什么武安郡王什么父皇，什么难过什么怨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激动地捡起船桨，坐在船头拼命地划了起来，那速度仿佛湖中有怪物要抓他似的。

将近子时，冯箐终于生了一个胖小子，六斤二两重。虽是半夜，但王妃生子的喜讯还是传了出去。睿王得知，气得大半夜去了宠妾张氏的屋中，发了狠地宠爱张氏，王妃不中用，便指望张氏给他生个儿子。

寿王府，确定楚王妃母子平安，赵恒、宋嘉宁彻底放心了。

宫里又多了一个胖孙子，等到半夜的宣德帝终于笑了，宽衣解带。自侄子死后，他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李皇后那边，听说楚王妃果然生了儿子，也心满意足地钻进被窝，只等冯箐坐完月子再开口。

翌日天亮，宣德帝厚赏了大儿媳妇，然后才想起来睿王妃，也给生了女儿的睿王妃补了一份赏赐。但对于睿王妃而言，这份迟到两个月的赏赐简直就像一巴掌，还不如不给，苦得她打发了丫鬟，扑到床上哭了半日，眼睛都哭肿了。

两个嫂子都生了，宋嘉宁越来越紧张，晚上开始失眠。赵恒被她翻身的动静惊醒，问她在想什么，宋嘉宁说不出来，心里莫名地慌乱。

赵恒能提点她作画，在生孩子一事上却帮不上忙，从后面抱住她，低声道：“别怕，有我。”

宋嘉宁轻轻靠到了他怀里。

翌日赵恒进宫前，提醒管事去请林氏来陪王妃。

他走的时候天还黑着，等到宋嘉宁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得知母亲来了，宋嘉宁高兴地往外走，一手习惯性地扶着越来越重的肚子。待她走到堂屋门前，迎头撞上了母亲，然后就发现天生丽质的母亲意外地涂了一层脂粉，脸上看不出什么，但母亲眼中却布满了血丝。

“娘，您怎么了？”宋嘉宁一下子就急了。

林氏这两日非常憔悴，本不想来的，怕女儿看出来担心。既然被女儿看破了，林氏急忙扶住女儿，无奈地道：“没事没事，安安别急，就是茂哥儿前几个起了水痘，娘在旁边守着，夜里没睡好。”

弟弟病了？宋嘉宁立即道：“我去看看。”

林氏扶着女儿胳膊，语气轻松：“今早郎中说了，茂哥儿没事了，只等脸上的水

痘消下去就行，你大着肚子，老实待着吧。”

宋嘉宁自己起过水痘，知道不是什么大病，可那是她亲弟弟，离得远就算了，两家离得这么近，她就想去看弟弟。林氏拗不过女儿，只好亲自扶着女儿往隔壁的国公府走。

娘儿俩慢慢吞吞地溜达到了卫国公府，很快宋嘉宁就见到了满脸水痘的弟弟，这个小家伙乖乖地躺在床上，委屈地望着姐姐，他的精神还不错。宋嘉宁柔声地哄着她弟弟：“茂哥儿好好吃药，病好了去王府摘柿子。”

茂哥儿现在不想吃柿子，瞅着姐姐的肚子道：“姐姐等我病好了再生，我要看着你生。”

弟弟童言童语，宋嘉宁被他逗笑了，陪弟弟坐了两刻钟。

姐弟俩聊够了，林氏再扶着女儿往外走。两人绕过影壁，忽见一辆马车缓缓地停在了国公府前，赶车的男人禁军打扮。林氏首先想到了丈夫的官场熟人，正要挡在女儿面前，马车帘子被人挑开了，车里的男人探身出来，脸庞消瘦苍白，却冷峻风流。

林氏又惊又喜，激动地丢下女儿出去迎接：“平章回来了！”

郭骁胸口不太舒服，从马车里出来，他垂着眼帘，听到继母的声音，意外地抬起头，然而最先看见的，却是继母身后那道穿着淡紫褙子的身影。郭骁是为了她提前回来的，知道她大概这个月底生，不顾御医的劝止，提前两个月启程，但郭骁从未奢望能够见她，他只想在她生孩子的时候离她近一点。都说女人生孩子是闯鬼门关，郭骁想陪着她，可他还没下马车，竟然就看到了她。

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她娇小的身影。整整一年没见，她长高了，长得更美了，肚子因为怀孕而鼓起来，脸蛋也胖了，皮肤更白更嫩更媚。目光扫过她肚子，再次落到她脸上，郭骁近乎贪婪地盯着那张被他刻在心头的脸，尽管她早已垂下了眼帘，尽管她又露出了那副怕他的神情。

郭骁还是不懂这么多年她到底在怕什么，他也不想追究了，她什么样，他都喜欢。

收回视线，郭骁朝已经走到跟前的继母笑了笑，一边下车一边道：“离家太久，想早点回来，母亲可好？”

林氏与这个继子没什么母子情，但继子对茂哥儿非常好，还是个勇猛善战的英雄，林氏打心底敬佩郭骁，因此得知郭骁受了那么重的伤后，派人送了满满两车名贵的药材、补品过去。现在郭骁不听御医嘱咐提前回来，他站稳后还用手捂着隐隐作痛的右胸口，林氏顿时心疼他，赶紧叫人扶郭骁进去。

“郭骁拜见王妃。”郭骁走在林氏身边，距离宋嘉宁还有四五步时，他忽然挣开搀扶他的近卫，单膝朝宋嘉宁跪了下去，仰头看她，眼底是只给她一人看的烈火。一年啊，

她可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每每想到她躺在别的男人身边，他都生不如死。

宋嘉宁惊得后退两步，侧首道：“大哥客气了，快快请起。”

林氏也没想到继子会行这么大的礼，不过毕竟不是亲兄妹，继子守礼是谨慎，顾及他身上的伤，赶紧劝他起来。郭骁颌首，起身时右胸又传来一阵钝痛，他立即抬手按住患处，疼得脸色苍白，视线却投向了她的。

他那炙热的眼神，仿佛在看求而不得的猎物。

宋嘉宁心里一紧，告辞道：“娘，你照顾大哥吧，我先回去了。”

郭骁却深深地看着她：“我无碍，王妃双身子，还是让母亲送你一趟吧。”

宋嘉宁抿了抿唇。

林氏当然更关心亲女儿，既然郭骁开口了，她就让那禁卫护送继子去颐和轩，她扶着女儿继续往外走。郭骁停在原地，视线一直追随着那道从后面看依然纤细的背影，看不见人了，才闭上眼睛，仿佛还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清香。

“世子，走吧？”他的属下低声道。

郭骁嗯了声，右手依然捂着胸口，走出几步才勉强压下那股痛，慢慢放下手。

伤口很疼，可是值得。

回寿王府的路上，宋嘉宁脑海里全是郭骁看她的眼神，像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乍一看是个冷峻守礼的兄长，那双眼睛里却藏着只有她明白的野心。宋嘉宁全身发冷，之前母亲告诉她，说郭骁最早腊月回京，所以她才敢来国公府看弟弟，如果她知道今日郭骁会提前回来，那她一定不会出门的。

郭骁的眼睛来来回回地在她的脑海里闪过，两人跨进王府，才绕过影壁，宋嘉宁突然捂住肚子，惊恐地看着母亲：“娘，我，我可能要生了……”

翰林院，赵恒手里握着刚编好的新书，却总是难以看进去，莫名地烦躁。

就在此时，一个小太监匆匆赶了过来：“王爷，刚刚您府上派人送信进来，说是王妃要生了……”

赵恒闻言，登时放下书卷，大步往外走，脚步飞快，福公公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

回了王府，赵恒跳下马就往后院走，管事一直在前面候着，这会儿一边陪主子急行一边低声禀报道：“王爷，王妃听说五公子出水痘，移步去探望了，回来时恰好撞见世子回府，在国公府前院耽搁了片刻，回到王府不久便……”

赵恒脚步变慢，侧目看向国公府。

郭骁回来了，提前两个月回京，是算准她十月要生，特意赶回来的？不过，此时她与孩子最要紧。

产房，宋嘉宁越来越疼，初冬时节，她疼得出了一身汗，中衣都快湿透了。宋嘉宁疼到极致，忍不住哭出声，豆大的眼泪往下落，她想王爷。

林氏是女人，清楚女儿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给女儿画饼：“安别哭，往下使劲，一会儿生完了，王爷就过来了……”

话未说完，隔壁次间突然传来御医惶恐的声音：“王爷，您不能进去啊……”

“刘大人过来是照顾王妃的，其他您就不用管了。”福公公似笑非笑地道。

一句话既堵住了刘御医的劝阻，也让内室三个产婆咽下了担忧。

床上，宋嘉宁难以置信地望着绕过屏风走过来的男人，然而视线模糊，她看不清。

她泪水不断，林氏起身，心酸地替女儿解释：“王爷，王妃只是太疼了，她忍忍就过去了，您还是去外面等吧？”产房难闻，寻常男人都不愿意进来，更何况是位王爷。

赵恒跟没听见一样，径直绕过岳母，坐到床边。宋嘉宁看不清他，赵恒却看见她满脸都是泪，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她不说话，但那一串一串的泪全都落在了他心头。

“别哭。”赵恒抬手，用食指抹去她脸上的泪珠。

抹了一串，宋嘉宁又落了一串，只是嘴角一点一点地翘了起来。王爷来了，她就心安了。

宋嘉宁晌午真正开始阵痛，但她宫口开得慢，一直到半夜子时，也才开了六指多。宋嘉宁早就疼了，先前勉强能忍，可忍到了现在，她疼得只想叫。她一手攥着母亲一手攥着岑嬷嬷，脸颊又红又湿，大汗淋漓。

宋嘉宁时而闷哼时而惨叫，门外的赵恒听着她痛苦的声音，简直度日如年。恍惚间屋子里缓缓地亮了起来，那种亮是多少烛光也比不上的。赵恒不知不觉地走到窗前，一缕晨光透过琉璃窗照进来，恰好照到了他脸上。

男人彻夜未眠，布满血丝的眼睛受不了这光束，闭上了，但光的暖意还在。

“开了开了，王妃使劲，已经能看到头了！”

里间传来产婆狂喜的催促，赵恒瞬间睁开眼睛，大步赶到门前，刚刚站定，就听他的小王妃叫了从昨日晌午到现在最响亮最惨的一声，叫得他的心也跟着高高提了起来，最后她的声音消失了，只有他的心还挂着。

里面鸦雀无声，像是所有人都不见了，赵恒不禁上前一步，喊她：“安安？”

刚喊完，一墙之隔的屋内，突然响起婴孩嘹亮的啼哭，一声高过一声，比安安哭得响多了。赵恒不自觉地笑了，手紧紧攥住门帘，笑着笑着，心一紧，又喊了一声他的王妃。第一声宋嘉宁没听见，这声她听见了，脑袋转向门口，却耗尽所有力气，声

音哑得一声都叫不出。

林氏握着女儿的手亲了亲，一边喜极而泣，一边扭头替女儿回话：“王妃很好，王爷不用担心。”

赵恒半信半疑，没听到她的声音，终究不放心。

林氏看不到女婿现在是何情形，只紧张地看向产婆。三个产婆，一个忙着照顾女儿，两个照顾刚刚生下来的小主子，两个产婆看看小主子两腿中间，交换了个眼神，随即换上笑容，朝床上的王妃道：“恭喜王妃，是个小郡主呢。”

林氏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睿王妃。睿王妃也是生了个小郡主，结果皇上不闻不问，还是楚王妃再生儿子，皇上才捎带着给睿王妃赐了赏，让睿王妃成了满京城的笑柄。想到皇上可能会冷落女儿与新出生的外孙女，林氏便心疼得不行。

宋嘉宁没想那么多，或许有一点点遗憾，但辛辛苦苦怀了九个月，头三月吃啥吐啥，后三月大腹便便行动艰难，夜里常常腿抽筋睡不着。现在终于生出来了，只要孩子好好的，宋嘉宁就觉得轻松，就像抱了九个月的大石头终于出手了。

产婆将小郡主清理干净了，稳稳地抱到床边，先给王妃过目。

大红的襦袄中乖乖躺着一个脸蛋嫩嫩的小娃，小小的，胎发乌黑浓密，两道眉毛浅浅，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脸颊肉嘟嘟的。宋嘉宁情不自禁地笑。

“好了，快抱出去给王爷看看吧，等了整整一夜了。”外孙女刚出生就这么漂亮，林氏觉得王爷应该会喜欢。

想到外间的王爷，宋嘉宁笑着点点头。

产婆接过小郡主，去了外间，出门见王爷在主位上坐着，面容平静淡然。

产婆小心翼翼地将襦袄递了过去，鼓足勇气夸道：“王爷快瞧瞧，小郡主长得可真漂亮，老奴为人接生三十多年，就没见过比小郡主更漂亮的孩子。”赵恒接过女儿，小小的女娃才五斤多。

女儿一动不动，赵恒也一动不动，他温柔地看着女儿，从浓密的头发到嫩嫩的脖子，再从嫩嫩的脖子看到浓密的头发，额头、眼睛、鼻子、嘴，凡是能看见的地方，每处都仔仔细细瞧了好几遍。

“耳朵像王爷。”福公公弯腰站在旁边，笑咪咪打量半晌，终于发现了父女俩相似的地方。

赵恒的视线立即移向女儿的耳朵，小小的两只，他看得见女儿的，却想不起他的耳朵长什么样。

外间不够暖和，产婆及时提醒道：“王爷，该抱小郡主去喂奶了。”乳母早已备好。

赵恒点点头，将女儿递给产婆。

产婆重新回了里间，身影消失在帘子后，赵恒依然盯着帘子。福公公见了，低声劝道：“王爷，王妃那边还要忙一阵，您先去前院用点东西吧？”昨晌午、昨晚都没吃，熬到此时，王爷整整一天一夜没进食了，王妃中间还吃了点呢。

赵恒恍若未闻。福公公无奈地叹了口气，王爷话少，可对王妃的心那是实打实的。据说睿王妃生女时，睿王听说是女儿，看都没看就走了，多让人寒心啊。既然主子坚持要等，福公公先去安排报喜的事，隔壁国公府、楚王府等皇亲国戚还有宫里，都得知会一声。

几匹快马相继从寿王府大门跑了出去。

隔壁的卫国公府，郭伯言上朝去了，太夫人领着二夫人、三夫人等消息，郭骁用过早饭便去陪茂哥儿了。得知孙女生了郡主，母女平安，太夫人又喜又忧，右下首的三夫人端起茶碗，垂眼喝茶，掩饰了眼中的幸灾乐祸。一个寡妇的女儿，嫁给寿王已经是天大的福气，老天爷怎么可能一直偏心她？

临云堂，满脸痘痘的茂哥儿听到喜讯，高兴极了。弟弟兴奋，郭骁最在意的却是那句“母女平安”，确定她好好的，郭骁才想到了她的孩子。

崇政殿，宣德帝刚下了早朝，正要批阅堆积的奏折，听说老三媳妇生了个女儿，宣德帝最先想到的却是半年前他当朝训斥老三的那一段。宣德帝也不想给老三难堪，但老三句句在理，他当时又一心要北伐，不训老三一顿，如何震慑那些官员？

但老三受了委屈是真的，兄长连着得了两个胖小子，到他这儿就变成了女儿，老三这会儿肯定心里不舒坦。这么一想，宣德帝立即亲口点了几样赏赐，让人送去寿王府。大太监王恩听皇上赏的都是笔墨字画等罕见的清雅宝物，当场就明白了，皇上这是想着法子补偿寿王啊，于是亲自去安排。

宋嘉宁十月十五生的女儿，赵恒亲自为女儿起名叫“昭昭”。

楚王府十月二十七为皇次孙成哥儿过满月，宋嘉宁去不了，赵恒自己去的，吃完席就回了。

宋嘉宁正在看乳母喂女儿呢，听说王爷回来了，她最先看向乳母。乳母可不敢让王爷瞧见自己这不入眼的东西，请示过后，抱着小郡主走到专门摆着的屏风后去喂。赵恒进门，瞥见屏风后有影子，便没再往那边看第二眼，直接去了床边。

宋嘉宁先观察自家王爷的神色，看不出什么，奇道：“王爷怎么回来这么早？”

赵恒坐到床上，手握着她的手，低声问她晌午都吃了什么。

宋嘉宁乖乖回答，答完了看出王爷似乎没有心情交谈，纳闷楚王府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乳母喂完，把小丫头送过来了，然后宋嘉宁就瞥见自家王爷嘴角仿佛翘了一下，转瞬即逝。宋嘉宁盯着王爷看女儿时温柔的侧脸，突然就明白了。

敢情王爷这么快回来，是着急抱女儿啊？宋嘉宁真是哭笑不得。

楚王府，楚王正在跟自己的王妃抱怨：“老三吃完席就走了，升哥儿满月他可没这样，是不是不喜欢咱们成哥儿？”说着话，还低头瞅瞅怀里的胖儿子，越看越不痛快，老二不就是随他稍微黑了点吗，居然因为侄子长得黑就不喜欢抱了？

他粗枝大叶，冯箏笑道：“这能怪三殿下？他要抱成哥儿你不愿意给，三殿下以前没女儿，他喜欢小孩子，只能来咱们这儿看你脸色，现在嘉宁给他生了个漂亮女儿，三殿下当然着急回家抱亲女儿了。”

楚王闻言，眼睛又瞪起来了，愤愤道：“你不用替他说话，我好歹也给他抱过了升哥儿、成哥儿了。他更小气，前几个我去看昭昭，他连碰都不给我碰，那眼神分明是嫌我手粗。”那么漂亮的小侄女，馋死他了。

孩子过完满月，该带进宫给皇祖父、皇祖母瞧瞧了。月底旬假这日，楚王抱着成哥儿，冯箏牵着升哥儿，一家四口一块进了宫。宣德帝与李皇后一块儿在中宫等着，升哥儿活泼，进来就松开母后的手，颠颠地朝宣德帝跑去，兴奋道：“皇祖父！”

宣德帝高兴地抱起长孙。升哥儿可是长孙，宣德帝自然不是一般的宠爱。

“皇祖母。”靠在宣德帝怀里，升哥儿也没忘了另一位长辈。

李皇后温柔地笑。

大的稀罕过了，宣德帝将升哥儿交给李皇后，他接过刚满月的次孙成哥儿又抱了会儿，到底太小，没什么可逗的。宣德帝便将成哥儿递给李皇后，换了升哥儿，然后他领着长子、长孙去崇政殿了，叫儿媳妇陪李皇后聊家常。

冯箏当了几年的楚王妃，逢年过节都要进宫，已经熟悉了李皇后的脾性，知道李皇后是个贤淑明理的人，丧子后待人越发和善。所以两人虽然不是亲婆媳，但冯箏与李皇后在一块儿时，也很放得开，什么都能聊到一块儿。

“昨日我做梦了，又梦见了小五。”聊着聊着，李皇后瞅瞅怀里睡着的成哥儿，眼圈突然红了，“我梦见小五坐在一盏河灯上面，哭着跟我说他冷，叫我抱抱他，我下水去找他，可河灯带着他越漂越远……”

冯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更能体会李皇后的苦，轻轻地安慰道：“母后节哀，五弟托梦给您，应是要转世投胎了。五弟那么懂事，下辈子一定会平安喜乐的。”

李皇后苦笑：“我想他回来，想他陪在我身边，这宫里太大太冷，我快要撑不下



去了……”说到这里，年轻的皇后泪水终于决堤，一手捂嘴，对着成哥儿呜咽道，“我多想再生一个，可我身子垮了，再也怀不上了……”

她哭得伤心欲绝，冯箏同情归同情，却找不到什么安慰话可说了，在丧子之痛前，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目光下移，冯箏瞥见成哥儿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她再抬眼看看李皇后，抿抿唇，尽量轻柔地去抱儿子。

李皇后没有阻拦，转过身拭泪。

李皇后等再也没有新的泪涌出来，低声道：“阿箏，我跟你讲几句真心话，这话我只跟你说，你莫要再告诉任何人，王爷也不行。”

冯箏震惊地抬起头。

李皇后拍拍身边的地方：“过来，此事关系王爷，被人听去，你我都担待不起。”

与自家王爷有关，冯箏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忐忑不安地坐到了李皇后身旁。她刻意保持了距离，李皇后主动移到她身边，低低地道：“武安郡王去的时候，王爷可有埋怨皇上？”

冯箏心头巨震。旁人或许不知道，她是楚王的身边人，自然记得清清楚楚，武安郡王自尽当晚，王爷在外面还算沉得住气，回来就开始埋怨皇上，红着眼睛指责皇上逼死了武安郡王，若非她佯装动了胎气逼得王爷闭嘴，逼得王爷保证不再口出怨言，事情传到皇上耳中，指不定造成什么恶果。

她以为瞒得天衣无缝，李皇后竟然知道了？那皇上……

冯箏心底再次涌起一股寒意，冰冷彻骨，比担心儿子被抢更甚。

“没有的事，还请母后莫信小人谗言。”冯箏勉强镇定地道。

李皇后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阿箏别担心，没人跟我说王爷的坏话，是我自己猜的，猜得对不对，你比我清楚。只是，我能猜到的事，皇上有没有猜忌，有没有派人去查，我就不敢保证了。”

冯箏脸颊苍白。

“皇上有他的顾虑，他想让他的儿子光明正大地继承皇位，就必须先让他的弟弟失去民心，失去继承皇位的资格。”李皇后托起冯箏的手，幽幽道，“到那时，王爷会眼睁睁看着他的叔父落得武安郡王一样的下场吗？”

冯箏全身发冷。

李皇后却握紧她的手，目光如炬：“如果你把升哥儿交给我，我发誓会把升哥儿当亲孙子一样照顾，那楚王便等同于我的儿子，哪日他冲动之下顶撞皇上了，我自会竭尽全力替他在皇上面前求情。”